

野

獲

編

野獲編卷三十目錄

土司

土官職名

夷姓

夷酋好佛致禍

夷婦宣淫叛弑

流官屬土府

土官之異

永順彭宣慰

樊噲祠

岳鳳投緬

叛酋岳鳳

大候州

土酋名號

滇南寶井

外國

西天功德國

琉球女入學

西域記

使西域之賞

瓦刺厚賞

夷王名之異

兩使外國不賞

賜四夷宴

活佛

順義王

夷人市瓷器

冊封琉球

出使琉球得罪

烏思藏

紅毛夷

大西洋

利西泰

香山嶼

朝鮮國詩文

外國王儀仗

野獲編卷三十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土司

土官職名

本朝土官之名多仍元舊如宣慰使始于唐不過一時
因事而設初非兵官亦非守土吏事定卽罷又如宣撫
使則始于宋其事權最重文武大臣至兩府始得拜而
安撫使少次之尙得專倖大將今去使字爲從四品從
五品官且屬都司或府鈐轄而卑極矣至若招討使一
官在唐爲制將遇外夷不廷及藩鎮違命始暫設遣征

吐突承璀以宦官得之白居易力諫而改命其重可知
今秩亦與安撫同然今海內惟四川有天全六番招討
使司一衙門他方更無此官不知何故然而正副兩招
討一高氏一楊氏世相婚姻世相仇殺僅通西番入貢
之路耳無能爲西陲藩蔽也

夷姓

傳聞西南諸夷初無氏族國初黔寧王出鎮諸夷來降
乞姓者凡三族黔寧曰汝輩無他但怕刀剝耳卽以三
字分作三姓不知果否今夷姓刀者最多姓怕者惟孟
良禦夷府土官一家其剝姓則未之見也滇載又云雲

南夷酋姓曰刀曰罕曰曩者甚多相傳國初定諸夷時
高皇帝惡其反覆賜以刀曩斧砍四姓其砍氏今作罕
亦作坎但無斧姓者意其已滅絕耶夷姓又別有茶只
伽卡可打切阿絞些豈矣此等字俱中華所無其所紀似
不妄然則云黔寧賜怕刀剝三字姓或是他夷抑本一
事訛爲二事也

夷酋好佛致禍

靖遠伯王驥之平麓川思任發也事在正統初年世所
共傳而國初洪武間叛亂事人或未知也麓川本名平
緬宣慰使司其俗無不喜佛教至是有僧自雲南來爲

因果報應之說思任發之父名倫發者信尙之又有金齒戍卒能爲火器炮銃逃入其境亦爲所喜賜以金幣列諸部落之上其所屬酋刀幹孟者惡之遂偕其類俗內叛率兵寇騰衝府倫發畏怖挈家走雲南守臣沐春送之京師太祖仍遣還雲南賜之敕仍賜黃金百兩白金百五十兩又敕西平侯春令其且止怒江諭幹孟必歸其主如不從然後加兵春又奏幹孟求入貢別授土官蓋聞朝廷致討震懼而倫發故所部忽都亦據守騰衝怒江及黃東等處俱向化歸朝幹孟懼爲所攻欲挾朝廷之威以拒之上謂遠夷詭詐誠有之今且撫諭忽

都而審度幹孟誠僞已而幹孟終不肯納倫發乃大發兵直擣南甸殺其酋刀名孟會春病卒于軍改命都督何福其討幹孟始就擒倫發得歸國未幾卒而太祖亦宴駕矣初上之遣倫發也勅諭曰古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爾與民心好惡不同故爲下人所不容蓋以古有國者待之初不謂其信佛之非也大哉王言遠人安得不感服其後思任發叛討平之降爲隴川宣撫司更立多氏者爲宣撫騰衝府今爲衛怒江今爲潞江以長官司陞安撫

夷婦宣淫叛弑

宏治十二年六月貴州巡撫都御史錢鉞始以夷婦米魯叛入奏蓋米魯之擾黔久矣魯爲霑益州土官安民女嫁普安州土官隆暢爲妾暢老以其子禮代其職時魯以罪爲暢所逐乃依禮以居而與營長阿保私通禮亦烝焉魯謀奪其土地因構禮令與暢成仇暢怒燬保居室擄其財物阿保與禮遂借兵作亂焚暢所部寨舍倉廩殺其從者暢遂大發兵誅禮阿保見禮死遂與米魯圖篡竊乃命其子阿鮓莫阿友兒等發兵攻暢破其寨百餘殺掠甚衆暢懼走遁雲南府佐縣鎮巡官乃召阿保等與暢會盟戒以息兵會罷米魯潛令人掖暢上

馬因中毒而死保與魯爲亂滋盛屢破堡寨殺傷官軍撫臣屢撫之不聽先是暢有庶子隆珪與其母居安南衛城中阿保復欲害其母子而併其地乃于安南城外築阿先硬寨自率兵守之于普安城外築普墨硬寨令阿友兒守之于施長江東築猴場硬寨令阿鮮莫守之又築查刺硬寨據險自固相去各三百餘里自稱無敵大王號所居爲承天都御史錢鉞大懼與總兵東寧伯焦俊等大興兵討之賊潰去乃召霑益土知州安民賞之令訪賊所在率土兵爲先鋒深入得阿保于查刺山箐中阿友兒阿鮮莫亦被擒俊鉞等以聞謂賊阿保弄

兵十一載終就平殄上功于朝其辭頗張大而米魯及諸從賊張容保等俱擁餘燼遁矣至十四年秋七月米魯久匿其姪霑益土官安氏家借以兵再出夜襲殺故夫隆暢妾適烏執其子隆珀隆塔俱殺之凡十五人其故營長福祐等迎魯歸本營四出焚劫又攻普安欲據之普安危甚並以上聞乃命官兵會討都指揮吳達與戰大敗被執鎮守太監楊友乃奏大兵失利主帥遭擄臣圻親招撫賺出吳達然後進兵征勦巡撫總兵不聽臣言掣肘難行乞命豁臣罪兵部覆議云賊之未盛不能早圖撲滅及米魯福祐逃遁不能追勦使復歸普安

糾聚衆兵戕其夫主及其子女滅其宗裔又臨敵不知
設備以致敗衄損威楊友每奏必自以名冠疏首今事
敗妄言巧飾宜并撫臣錢鉞總兵豐潤伯曹愷取回別
遣大臣往勦上是之命戶部尙書王軾兼憲職以行米
魯聞之乃納欵于楊友友信之奏于朝普安州土婦米
魯已聽撫送出官馬如其土俗以財物償殺死官軍以
求罷兵事下兵部議不可且謂楊友專恣初受魯降獨
奏以爲己功當罪上是之俄米魯果兵圍普安幾陷時
軾師未至楊友貪功統兵先入其地米魯又戰勝執友
以去監軍右布政閻鉞按察使劉福將帥都指揮李忠

武郭仁史韜李雄吳達俱戰歿貴州大震王軾既至乃大調漢土官兵及湖廣雲南各兵協勦凡二十萬人起致仕都督王通于家爲大帥立紀功御史監其軍八道俱進苦戰幾匝歲次年七月各路俱奏捷米魯兵敗欲遁爲邏者所獲福祐就陣授首事平陞賞有差未幾軾又械米魯餘黨阿襍等五人至京師上命不必覆奏俱斬之餘給功臣爲奴是役也西南騷十餘載兩舉大兵喪失文武大吏數人糜士卒金錢無算而其禍止因一夷婦宜淫盡滅隆氏之宗其弑逆忍忮唐之武韋不足道也蓋始于隆暢之耄曠成于楊友之作功何物牝

孽梗我全盛衽席之上篡賊興焉持太阿者可以戒矣

流官屬土府

西南土府知府僅得統土知州土知縣而已惟廣西思明府之上石西州雲南麗江府之通安巨津二州其知府俱土而州守則爲流官不知堂屬體統亦如內地否又如廣西泗城州其屬程縣爲流官正德中土知州岑豹亡叛逼逐流官知縣而自領其事朝廷遂不除吏以至于今又思明府所屬尙有祿州西平二土州正嘉之間爲交趾所侵陷思明旣不能尅復大司馬亦不能討漠然置之罔聞國事如此何以鞭笞四夷○在內地則

安樂自在二州其知州皆文臣流官乃屬遼東都司亦奇

土官之異

土官人爲京朝近吏者隆慶辛未進士宋儒爲禮部主事中國人出爲土官者近年思城知州趙天錫皆奇事也宋爲麻哈州世襲土同知冒北直隸定州籍登第且選爲庶常趙本江南女優游粵西見嬖於土酋因得襲職尤奇之奇也宋以木天華選仕不得志謫布政司經歷坐大計歸其父珠已老乃以世官授儒之子襲替儒擅用軍興法調土兵殺人構亂至己卯年用叛臣法誅

死趙善筆札曾與舊知書婉媚纖弱全是黛奩木色乃
聞其得官之故則酖所天及正室而趙氏無他子遂以
夷法婦襲夫官其人至今在然則此婦雖夏而變於夷
似賢於宋多矣

永順彭宜慰

湖廣永順宜慰使彭元錦者淫惡多狡計徧遣把目漁
色於外偶一二土酋把目至京遇溧陽監生馮泰運與
之往來馮故富家以歌舞六博蕩盡正無聊賴詭云有
所識名妓可羅致以獻把目大喜邀與俱至永順初亦
禮爲上客其言漸不驗遂縻畱之不遣托以訓子授館

穀昇夷婢四人侍之虛拘者數年馮雖強羈憂撓無計
偶有隣洞土司本係世仇久不相報忽擁精騎襲之彭
以無備大敗奔北依其屬長官棲托馮得乘間逸走棄
其二婢僅以二人出虎穴旣又棄去僅畱一孕者與俱
問關至都下孕者自云姓申本貴州思南府婺川縣人
世爲仕族同胞兄名承文曾登辛卯鄉試今已在宦途
其女初爲楊應龍入婺川擄入播繼彭元錦奉制府調
遣征楊又從播得之久在永順習知元錦諸罪狀道之
娓娓馮亦不甚信也其寓在玉河橋偶有一浙江解銀
官至僦寓比隣問其宦蹟則云台州府經歷以四川富

順知縣謫是官馮詢名姓云以孝廉起家黔中申承文其姓名也馮大驚異立招邸中歛之令婢窺屏後果其嫡兄因相持對泣重叙親誼且訴向來兵燹仳離之苦喜極而慟馮故本有子數日後申氏忽誕一兒壯實可養此皆余所目覩者馮自得子後家漸康入貲旦晚且得官矣

樊噲祠

今祠廟之盛無過元帝及關公且徧天下蜀中則諸葛武侯香火最盛川北一路則獨祀張翼德蓋閬州故其部內也二公功德在蜀宜其血食萬世惟楚中土司則

不然馮君自永順司還述彼中止尊舞陽侯樊噲在在敬事殺人亦獻首於其廟俗能徒手制虎縻而生祭之方敢開剝聞楚徼外保靖石砭西陽諸土官皆然不知狗屠有何神靈獨饗此夷方尊禮至今也馮君又云楊應龍爲其姻家安疆臣所匿陳僞尸詭云焚死今楊現在水西無恙此親得之彭元錦口述者不知元錦數仇安氏以此誣構之耶抑真有其事也馮又云彼地無鹵井故鹽特貴非富貴人不得食至有終身不識其味者人家無宿春晨起則老幼共杵一日之餉若食隔夜所春卽頭痛不起有時不給輒飯脫粟云是諸葛公遺令

坐是二端謀叛輒沮余謂三川爲蜀境故應世奉武侯之禁永順在三國似爲吳所轄何以亦遵約束也不知他土司亦然否又云彭元錦爲政酷忍不忍聞其所統三州六長官司俱夷滅無餘自署其子弟爲酋長今入覲與承襲所列某司某司者俱僞爲之且禁部中夷人不許讀書識字犯者罪至族此其蓄謀不小因思各宜慰司亦有設學者何不倣以徧行使襲冠帶稱儒生或少革其獷戾免至他日爲播州之續也○按萬歷乙未進士喻政貴州銅仁長官司人登第後奏長官李氏虐用其民因廢司爲縣設流官知縣降李氏世官爲主簿

故元錦猶有戒心彭氏自五代從湖南馬氏起有上溪
州刺史彭士著節馬氏遂世襲至今七百餘年與保
靖之彭亦本一家世爲婚姻世相仇殺此固土夷故態
而傳世之久與播州楊氏略同邇安氏遠矣安本藹羣
之後奢香卽其始祖母

岳鳳投緬

岳鳳者本江南之蘇州人其先世賈于隴川至鳳而多
才有智數因充宣撫多士寧記室士寧倚以心膂以妹
妻之鳳旣柄事謀篡其位與三宣六慰各土舍交暱而
木邦宣慰使罕拔尤爲同心因相與軟血叛逆乃誘士

寧入擺古謁緬酋莽瑞體鳳以計鳩士寧殺之盡戮其
妻子懷隴川欽頒金牌印信以投緬時瑞體正四出闢
土受其降僞授宣撫因爲效死力莽應裏旣嗣位鳳與
子曩烏等俱爲帥誘天朝兵大敗之擄士寧母胡氏及
其宗族六百餘人送應裏盡殪之又譖殺諸同列并有
其衆密約孟璉土司叛目刁落參同逆力勸應裏入寇
遂率衆兵數十萬分道犯內地陷千崖南司諸土司因
勝克永昌大理蒙化順寧景東鎮沅元江等郡破順寧
府焚之又使其子曩烏領緬兵六萬突至猛淋指揮吳
繼勳等戰死聲勢大震鄧川土知州何鉅者鳳友壻也

遣人以好言招之鳳輒縛以送緬緬會應裏因督鳳內
侵愈急時罕拔已貳於緬其子罕效忘亦單騎歸我師
應裏怒遂攻陷其城而據之何知州又遣人說鳳降附
時我中國大兵已四集刁落參者被戮于陣鳳頗震懼
始命姪岳亨詣永昌軍前聽撫時撫臣遣遊擊劉綖受
其降綖至隴川則緬人之戍隴川者已調知情狀其酋
名散奪者已跨象率所部先一夕遁矣萬歷十二年正
月之朔鳳偕其妻子弟姪及所統夷漢歸命盡獻所受
緬書緬銀及緬賜傘袂器甲刀鎗鞍馬蟒衣并偽給關
防一顆撫臣劉世曾張大其功俘獻鳳等上御午門受

俘及廷臣稱賀磔鳳于市盡誅其妻子族屬撫臣與黔公沐恩祚晉官與世錦衣輔臣申余許三公俱峻加公孤蔭子璽丞中書而緬酋之稱兵掠地則如故也岳鳳中國良民亡命裔夷戕賊故主奪據封壤計已得矣狼心未厭招緬以抗本朝連兵十年蹂踐數郡比窮蹙受降而緬人不救天朝不赦終於寸斬噍類無遺蓋亦天網云

叛酋岳鳳

甲申年雲南隴川叛酋岳鳳擒至京獻俘輔臣俱晉師傅復推恩效勞諸臣普行陞賞其實滇中文武誘使降

而縛之雖檻車到闕其執見閣部大臣於馴象所俱好
語撫慰許以官爵比就西市猶懵不知當誅也鳳本華
人入緬性淫侈裝飾詭異肌膚刻畫異錦如宋人所謂
雕青者陽道亦嵌數緬鈴於首尋爲行刑者割去以重
價售於勳臣家鈴本振撼之物卽握之手臂猶搖蕩不
自制不知此曾何以寧居也嗣後壬辰寧夏之役初亦
以高爵誘之許其黨能殺罪魁且以城獻者得進總兵
世有其土故哮承恩戕劉東陽而以鎮城降比俘至時
紿之亦如岳鳳都人猶以哮大爺呼之哮終不悟以至
寸磔此亦朝廷爽約於夷虜然承恩背父弑母荼毒寧

夏罪浮岳鳳數倍直至勢窮始執惡黨自解卽支解非
過但詔令旣不見信在行間者亦犯殺降不武之戒以
後播州構亂楊會懲前事決計負固合天下兵力數年
而後克之則滇事爲之偏也

大候州

今雲南新設雲州故大候州也先爲長官司宣德三年
陞州其會姓奉與接境之順寧府土官猛氏世爲婚姻
今上丁酉戌戌間大候之候襲土舍奉學者順寧土知
府猛廷瑞婦翁也翁壻素不叶學又與三猛相仇殺時
參將吳顯忠者知廷瑞巨富誣以助惡索其金不應遂

護于按臣張應揚而信之轉聞撫臣陳用賓下檄責廷
瑞大恐斬奉學以首獻矣撫臺又入吳弁之譖居爲奇
貨誣以僞款又發其殺兄姦嫂事兩院具題得旨會兵
大勦廷瑞出見獻印獻子以候命吳弁不從直搗其巢
盡取其十八代之積數千百萬誘廷瑞至省擒之僞獻
大捷于朝廷瑞所部十三寨盡怒遂真聚兵反陳撫極
兵力盡芟之陳晉右都御史蔭子世襲錦衣按臣亦受
賞未幾張應揚改按閩中卒於官用賓亦坐武定府事
逮下獄詔坐大辟繫獄人謂有天道云先是泰和郭青
螺子章撫黔一日中夜其夫人蹴郭公覺問曰猛廷瑞

何人郭咤曰爾婦人安知猛廷瑞且中夜問何爲夫人
曰適夢有人裝束如廟中金甲人來謁云我猛廷瑞也
過此欲見中丞不得近故來謁夫人耳郭曰汝曷問其
所由來夫人曰吾固問之渠云吾爲陳巡撫冤死訴帝
得請乃歸耳郭心異之不敢語人逾月而用賓被逮之
報至是萬歷三十六年去廷瑞死時幾及十年矣按猛
氏爲孟獲之後世效忠節陳中丞以貪功一念旣覆其
家奏功後又繫廷瑞于千獄以杜後患于是猛氏絕矣
今雲州與順寧府俱改流官且歲歲發兵戍守其土所
出無一絲入府庫而歲費餉數萬至今滇人言之切齒

○大候之先士官奉祿者娶順寧知府猛雍女雍惑後妻言欲改嫁女于土舍奉誥其女不從誥糾木邦夷攻破大候擄奉祿去其妻偶先往父家得免雍與奉誥又強刦之女以刀自防爲父所毒臨死作緬書辭其夫詞甚酸楚亦夷邦所未見也。○大候州土知州先有刀奉漢者以正統三年入貢繼又上疏願同木邦宣慰司共起夷兵十萬協同征勦麓川請給金牌符信以安人心詔特賜之仍降勅獎勵後奉漢男辭歸命賜文綺絨錦諸物及厚賜奉漢之妻與占城國王同遣其寵遇如此奉漢子名奉外法爲麓川思任發所擄靖遠伯王驥以

奉漢弟刀奉送代爲知州麓川平外法得歸與奉送共
理州事因遣弟刀奉辨朝貢以原降金牌信符被擄爲
言詔再給之賜奉辨宴及彩幣又命奉辨賫勅并紵絲
紗羅賜外法奉送二人及其妻則大候之恭順異他酋
而英宗之厚待亦非諸土夷可比一旦以同類相戕遂
至夷滅亦可憐矣所謂三猛者曰猛緬曰猛猛曰猛撒
而猛猛最强世與大候相仇殺大候本姓刀宣德間其
酋名刀奉罕不知何以易爲奉姓及查英宗實錄則天
順三年刀奉送入貢已有奉送法兩名矣想惡其故姓
不美而改之耶○正統七年七月順寧知府猛蓋勳加

大中大夫資治尹賜誥及金帶綵幣與千夫長三十人
加秩賞有差以助平麓川功也

土酋名號

今土司衙門稱號其字多複疊非內地州縣一字二字
之例如湖廣都司所屬水盡源通塔平長官司入貢當
事者不知拆爲三地楊用修面駁改正且筆之書以譏
當時大臣之不學然六字土司又不止此如貴州鎮遠
府屬邛水一十五洞長官司臻剖六洞橫波等處長官
司鎮遠金容金達蠻夷長官司皆六字也都勻府屬九
名九姓獨山州長官司合江洲陳蒙爛土長官司至于

西北番又有長河西魚通定遠宣慰使司則俱七字又東北夷有黑龍江地方莽方帖站則又至八字矣其爲五字者則四川都司屬占藏先結簇長官司行都司屬鹽井打冲河中左千戶所貴州思州府屬都坪峨異溪長官司雲南元江軍民府屬因遠羅必甸長官司永昌軍民府屬馬龍他郎甸長官司皆爲五字其四字而下不可勝紀矣

滇南寶井

雲南寶井環孟艮孟養諸夷俱有之惟孟養所出稱最孟養故木邦宣慰司所轄地井所出色類不一其價亦

懸殊有銖兩卽值千金者世宗末年索寶于戶部尙書
高耀至傾全滇物力不能如數未幾上宴駕得寢卽此
地也木邦旣專寶井之利四方估客麇集其境乃命所
愛陶猛名司歪者守之陶猛卽頭目也宜慰使罕樸至
以女名囊罕弄者妻司歪旣擅有寶井遂藐視其父家
因據孟密以叛成化中南寧伯毛勝太監錢能等鎮守
滇中受其重賂許其得自入貢不復聞木邦因略取木
邦地以自廣繼錢能者爲王舉請征之時有江西人周
賓王者逃罪在孟密私說罕弄曰今閣老萬安貪聞天
下而內結昭德萬貴妃若以重寶投之不第免討可得

世官如木邦罕弄喜從其計萬安果遣都御史程宗往撫以所略木邦地畀之開說安撫司令罕弄子孫世襲萬安大快意卽以程宗鎮雲南官至尙書于是孟密盡奪木邦故地木邦曾罕窆出亡雲南諸夷俱怒誓必共滅孟密宏治間孟養遂亦擅攻孟密取蠻莫等十七寨而西南夷從此怨朝廷多跋扈矣此後則嘉靖三十九年孟密曾思真死嫡庶爭立爲緬甸所侵奪勢復中衰又至今上之十三年滇中多事撫臣劉世曾請升孟密安撫爲宣撫而以蠻莫耿馬二安撫司屬之孟密益尊大不可復制比癸卯甲辰間礦稅事起太監楊榮入滇

開採朶頤寶井之利與孟密爭屢撫屢叛避入蠻莫緬人乘之蠻莫思政逃入中國緬以大兵來索撫鎮懼禍至斬思政首畀之始解而楊榮爲滇人所切齒忽聚衆鼓譟捕榮出殺之焚其骨揚灰于金沙江朝廷懼生亂悉貸不問而滇中諸夷益輕天朝矣一寶井耳司歪以之反君罕弄以之叛父罕窆以之失國毛勝錢能萬安諸奸以之納賄生邊釁當其時滇中土司無一不思奮臂逆我顏行矣賴孝宗初政清明而林見素後適備兵其地百方招誘撫之以恩懼之以兵孟密稍稍還故主侵地夷心始寧帖以至于今者百年而楊榮凶豎生事

遐荒又以寶井蠱上心幾令滇地搖動猶幸積忿之極
夷夏蜂起榮雖薶粉而一方稍得安枕寶井亦從此封
閉無敢議開僅聽孟密之獨擅金穴而已國體至此已
糜爛不可收拾僅一切付之羈縻古人不貴異物有以
哉

外國

西天功德國

洪武七年西天阿難功德國王卜哈魯遣講主必尼也
來貢并獻解毒藥石詔賜文綺禪衣等物古來不聞有
此夷名且會典朝貢諸夷不載其國并金元諸史皆無

之但其時與和林國使全來亦遣講主朝貢獻方物及元所賜金玉銅銀等印按和林爲元舊都何以改稱國必胡僧賺賞并功德國亦僞造美名天朝姑妄聽之耳

琉球女入學

洪武二十九年琉球國入貢先是其國山南王遣其姓三五郎等及寨官之子麻奢里等入太學旣三年歸省至是復與貢使善佳古耶等來乞仍入太學許之至三十一年其國中山王察度遣其臣阿蘭匏等貢馬及方物先是其國遣女官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來謝恩因而入貢本朝外國如朝鮮號知詩書者間游國學或至

登第然未聞婦人亦來中國誦讀向慕華風至此真史策未見

西域記

中官李達吏部員外郎陳誠等使西域還西域諸國哈烈撒馬兒罕火州土魯番失刺思俺都淮等處各遣使貢文豹西馬方物誠上使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悉備焉

哈烈一名黑魯在撒馬兒罕西南去陝西肅州嘉峪關萬一千一百里其地四面多山中有河西流城近東北山下方十餘里國主居城東北隅壘石爲屋平方若高

臺不用棟梁陶瓦中敞虛室數十間牕牖門扉雕刻花紋繪以金碧地鋪氍毹無君臣上下男女相聚皆席地趺坐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戴小罩刺帽以白布纏頭辮髮後髷服制與國人同但尊稱之曰鎖魯檀蓋華言君王也上下相呼皆稱名相見惟稍屈身初相識行大禮則屈一足三跪男女皆然飲食不設箸醢酒多用葡萄酒飲則坐于地大宴會則設小几案尊者飲下人皆跪酒行則陳幣帛次進珍寶又次進金銀錢布之坐上餘者撒坐間左右執事者競拾之誼譁大笑名曰喜錢市中交易用銀錢大小三等下人私造無禁造成輸納

稅于國主用印記無印者禁不用市易諸物皆有征稅
什取其二以資國用不置斗斛惟用權衡不設官府惟
設管事者稱之曰刀完國王與管事者凡有事施行用
紙直書其事各以花押爲記花押之制以金銀爲戒指
上鐫其名國無法律不施刑罰傷人命亦止于罰錢婚
姻以姊妹爲妻妾同居男女相混男子髡首纏以白布
婦女亦白布蒙首略露雙眸喪則易以青黑居喪止百
日葬不用棺以布囊裹尸瘞之常于墳墓設祭家不祀
祖宗亦不祀鬼神惟重拜天之禮凡拜天若聚會則擇
日行之無月朔甲子擇日每七日爲一轉周而復始聚

拜之所築一大土屋衆列班其中一人大呼則皆拜每歲二月十月爲把齋月晝不飲食至暮乃食周月始食葷則聚衆射葫蘆其制植長竿高數丈竿末懸葫蘆中藏白鴿一隻躍馬射之以破葫蘆鴿飛者爲得采國人通回回教經典者衆稱曰滿刺爲國主所尊敬城中置大土室中設一銅器周圍數丈上刻文字如古鼎狀游學子弟皆聚此若中國太學然有善步走者日可行二三百里蓋自幼習步有急務令持箭走報其俗侈靡用度無節其土饒沃氣候多暖少雨土產有白鹽銅鐵琉璃金銀珊瑚琥珀珠翠之屬多有蠶善爲紈綺木有

桑柳榆槐松檜白楊果有桃杏梨李葡萄石榴穀有麻
豆菽麥粟獸有獅豹良馬牛羊雞犬獅子生于阿木河
蘆林中云初生時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恒于目閉之時
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大則不可馴致云

撒馬兒罕在哈烈東北去陝西肅州衛嘉峪關九千七
百餘里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有大
谿達城東北流城廣十餘里開六門其北有子城國主
居室稠密西南諸番百貨多聚此交易用銀錢本國自
造其俗禁酒屠牛羊者瘞其血城東北間有土屋爲拜
天之所規制甚精皆青石雕縷花紋中設講經之所以

泥金書經裹以羊皮人物秀美工巧過于哈烈而風俗
土產與哈烈同

俺都淮在哈烈東北去撒馬兒罕千三百六十里城居
大邨周十餘里人民繁庶風土物產同哈烈今爲哈烈
屬國

八答商一名八里在俺都淮東北周十餘里居平川地
廣無險要其南近山食物豐饒西南諸番人亦聚此市
貨今哈烈沙哈魯遣子守之

失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城在阿
木河東岸城西外居民數百家孳畜蕃息河東岸西多

蘆林獅子所產之處也

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餘里城在小岡上廣數里西北臨河名火站水勢衝急架浮梁以渡亦有小舟南近山居人依崖谷多園林西行過一大川二百餘里無水間有水多鹹地生臭草莖高尺餘枝葉如蓋煮其液成膏卽阿魏又有小草高二三寸枝叢生棘刺葉細如藍秋深露凝結枝上如珠食之味甘如飴採煮如糖名達郎古賓

塞藍在達失千之東去撒馬兒罕千三十里城周二三里四面平曠居人稠密樹林深蔚五穀蕃殖秋夏間草

中生黑蜘蛛甚小噬人遍體皆痛治之法以薄荷枝掃
痛處又以羊肝擦之誦經一晝夜痛方息而徧體皮膚
皆脫六畜被傷者多死止宿必近水之地可以避之
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約二百六十里城居大邨周十
餘里俱小山多苾思檀果樹又西行三百餘里有大山
屹立中有石峽高數十丈如斧截齊峽口有門名鐵門
關路通東西

養夷在塞藍之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
溪西流入大川行百里多荒城蓋其地界乎別失八里
蒙古部落之間別失八里沙漠之地也今馬哈麻王子

主之

馬哈麻者元之餘裔襲封居此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居則設帳鋪氍毹寒暑坐臥于地其王帶小罩刺帽簪鵝鵠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婦女以白布裹首纏項衣窄袖衣飲食惟肉酪間食麪不釀酒惟飲乳汁間種稂麥及織毛布爲衣地有松檜榆柳細葉梧桐六畜羊馬最廣多雪霜風氣極寒深山大谷六月亦飛雪人性獷戾君臣上下無體統詢其國人云故疆東連哈密西至撒馬兒罕後爲帖木兒駙馬侵奪今西至脫忽麻北與瓦剌相接東南抵于闐阿端于闐有河河中產玉又

有哈石之地亦產寶石金銀云

火州在柳城西七十里城北近山其地多熱山青紅若火故名火州城方十餘里僧寺多而居民少東有荒城蓋古高昌國城治也漢西域長史戊己校尉亦居此今隸別失八里

柳城古中柳縣在火州東去哈密千餘里經一大川至其國地皆沙磧無水草道傍多骸骨土人相傳有鬼魅行旅或早暮失侶多迷死出大川度流沙河有山青紅如火燄山下城屹然廣二三里卽魯陳城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木陰翳土宜稌麥豆麻桃杏小棗瓜葫蘆

之屬而葡萄最多小而甘無核者名瑱瑱葡萄畜有牛
羊馬駝氣和候煖人皆醇樸男子椎髻婦人蒙皂布垂
髻于額俱依胡男子削髮戴小罩刺帽號回回粧婦女
白布裹頭號畏兀兒粧方音皆畏兀兒之語風俗大略
與火州相同

土魯番在火州之西古里卽古交河縣之樂安城城方
二三里地平氣候多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桃李棗杏
葡萄畜多羊馬城中有屋舍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故
老云其國在漢爲車師唐爲伊西節度之地城西二十
里有小城名崖兒城下有斷崖其下二水交流倚爲城

故名廣僅二里城中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所
又云古車師國王居此今其地併入于土魯番矣
鹽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城三千餘里城居平川
廣二里居民百家城北有崖矮山產石鹽堅白可琢爲
器盛肉菜食之不必和鹽故名鹽澤

哈密居平川城周三四里開二門東有溪西北流地鹹
鹵間有楸杏農畊須糞壤所種惟豌豆二麥其北有山
與瓦刺相界其西接火州等城故哈密爲西北諸胡往
來要路人性獷悍與蒙古回回襍處禮俗各異

達失千在塞藍之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周二里居

平原四外多園林果樹土宜五穀居民稠密負載則任牛車

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周十餘里居平川民富庶戶以萬計地卑下氣候溫和冬月亦食鮮菜土產五穀桑麻絲綿布羊魚天鵝雞兔皆有之

使西域之賞

文皇初平內難卽使給事中胡濙以訪仙爲名潛行人間又遣內臣鄭和等將兵航海使東南諸夷最後則中使李達吏部郎陳誠使西域得其風俗程頓紀之以還正與鄭和星槎勝覽堪互讀但星槎板行已久此則睹

者甚尠且水陸亦不同程也陳誠以永樂十一年十月
返命偕哈密等國使臣來朝貢上厚禮之次年六月遣
歸又命誠及中使魯安賁勅伴送及誠還朝僅得轉布
政使參議以出後亦不顯文皇初以遼國伏戎爲慮以
故輶車四出幾于上窮碧落下黃泉矣其後胡濙階此
窮極榮寵而陳誠所得止此是必有說先是洪武末年
給事中傅安等使哈烈撒馬兒罕諸國留十餘年至永
樂七年還朝并帶各國貢使至得西馬五百五十匹上
仍命安伴送諸使還國亦無褒賞僅以工科改禮而已
後安終此官

瓦刺厚賞

北虜之賞莫盛于正統時其四年及十四年者弇州異
興已盡記之矣惟六年之賞更異今錄之賜可汗五色
綵段并紵絲蟒龍直領裕襖曳撒比甲貼裏一套紅粉
皮圈金雲肩膝襴通衲衣一皂麕皮藍條銅線靴一雙
硃紅獸面五山屏風坐床一錦褥九各樣花枕九夷字
孝經一本鎖金涼繖一絹雨繖一笠篋火撥思三絃各
一幅并賜其如胭脂絨線絲線等物至八年又賜可汗
紵絲盛金四爪蟒龍單纏身膝襴暗花八寶骨朶雲一
疋織金胷背麒麟白澤獅子虎豹青紅綠共四疋八寶

青朶雲細花五色段二十六疋素段五十六疋綵段八十七疋印花絹十疋可汗如二人白澤虎豹朶雲細花等段十六疋綵段十六疋花減金鐵盔一頂戢金皮甲一副花框鼓鞭鼓各一面琵琶火撥思胡琴等樂器及鉛砂燄硝等物又賜丞相把把只織金麒麟虎豹海馬八寶骨朶雲紵絲四疋綵絹四疋素絹九疋其餘平章伯顏帖木兒小的失王丞相也里不花王子也先孟哥同知把答木兒僉院南刺兒尙書八里等皆賞綵段綢絹有差上又賜御書諭太師淮王中書右丞相也先賜織金四爪蟒龍紵絲一織金麒麟虎豹紵絲

四并綵絹表裏又賜也先母妃五人妃四人諸織金綉綵所以懷柔之者至矣而卒不免英宗土木之禍至上皇陷虜後尙有黃白金諸賜以羈縻之直至彰義門一戰得勝嗣後撻伐旣張可汗弒死也先以驕虐見戕虜勢漸衰中國賞亦頓薄蓋禦虎狼者飼以肉不若制以笄也○中國賜外夷最厚而繹者如元魏明帝正光二年蠕蠕主阿那瓌歸國命引見賜坐詔賜以細明光人馬鎧一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槩二張并白眊赤漆槩七張并白眊黑漆槩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拓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

刀黑漆楯六幅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
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花一領并帽內者緋納襖一
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襍綵十段緋納小口袴褶一
具內中宛具紫衲大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百子帳十
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麪八石榛麁五石
銅烏鎗四枚柔鐵烏鎗二枚各受一斛黑漆竹榼四枚
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疋驄百二十頭犝牛一
百頭羊五十口朱畫盤器十合粟一十萬石乃次年卽
入寇至執行臺尙書元孚以去未數歲而魏亦大亂分
東西矣宋靖康初元幹離不入犯犒師銀二千二百餘

萬兩金三十餘萬兩又侑以女樂百人珍禽異寶等物及幹離不還師欽宗又賜以白紵束帶一條共北珠五十顆正透金鳳犀帶一條金陵真玉注碗一副玉酒鍾十隻細鞍轡一副琥珀假竹鞭一條爲贐餞之禮其媚之已不遺餘力次年再入犯汴京遂不守

夷王名之異

人名多複字者至五胡元魏及遼金元止而本朝入貢諸國更有異者于正統十年三月滿剌加國王息力八密息瓦兒丟八沙奏討貢船以便往來者其名凡十字又成化二十三年孝宗新卽位暹羅國王國隆哱刺略

坤息利尤地聖八貢其名凡十二字亘古未之見

兩使外國不賞

今制使琉球者每報命正使給事轉四品京堂副使行人轉六品京堂如取諸寄無一爽者皆謂舊例固然而先朝不爾也正統乙丑進士邊永拜行人以景泰庚午使安南歸無賞蓋或以陸行僅比朝鮮也至壬申又使占城則泛海亦終無褒賞會哈密人貢又奉命館伴來使送至甘肅而還至天順間又遣至楚府行祀禮又遣至代府掌行喪禮又使河南山東陝西雲南後以九年再秩滿始得陞戶部員外郎以年至乞致仕永爲行人

及戶部者凡三十年其在使署他勞不待言而異域兩
度出疆竟不沾寸賞豈當時事例固然耶今行人以三
差爲滿又有兩差卽轉者俸止四年更無久任者矣○
邊永北直任邛人林下垂二十年以子瀟貴封僉都御
史及見其孫憲成化甲辰進士同時萬文康在內閣子
翼爲侍郎孫宏璧爲吉士其盛似稍勝而名德遜之百
倍矣瀟官至刑部右侍郎憲至掌院都御史憲弟亦以
庶常中允至僉都御史

賜四夷宴

本朝賜四夷貢使宴皆總理戎政勳臣主席惟朝鮮琉

球則以大宗伯主之蓋以兩邦俱衣冠禮義非他蠻貊
比也其脩席之樂以教坊供事兩國尙循儀矩侍坐庭
下若他夷則睢盱振袂離坐恣觀拊掌頓足殊不成禮
所設宴席俱爲庖人侵削至于腐敗不堪入口亦有黠
者作侏僂語怨詈主者草草畢事置不問也竊意綏懷
殊俗宜加意撫恤本朝旣無接伴館伴之使僅以主客
司一主事董南北二館已爲簡略而賜宴又粗糲如此
何以柔遠人然宏治十四年錦衣千戶牟斌曾上言四
夷宴時宜命光祿寺堂上官主其辦設務從豐厚再委
侍班御史一員巡視上從之今日久制湮不復講及此

矣斌于正德元年以指揮僉事理錦衣撫鎮司事坐救護言官廷杖三十降湖廣沔陽衛百戶閑住此後再起再廢其人非庸弁也○崔仲鳧王弇州記牟斌事小異其稱許則同近日言官更爲請諡矣

活佛

正德十年上用內臣言西域僧有所謂活佛者能知三生及未來事遂傳旨查永樂年間太監侯顯迎帝師哈立麻事例特遣司禮太監劉允爲使入番往返以十年爲期以珠琲爲幡幢金寶爲法供內府瑰異爲之一空至其地活佛者匿不肯見允及部曲怒甚以至交兵番

衆夜襲我營盡奪所齎珍寶兵械以去將士戰死過半
允單騎逃歸上巳賓天世宗八繼大統矣此事頗涉妖
妄雖見國史疑非實錄及萬歷五年虜酋俺答迎活佛
于西海求飲長生水其人實烏思藏僧姓鎖南堅其名
曰錯或曰卽闡化王答賴刺麻也專以傳經說法爲教
戒淫殺虜中尊禮之虜酋順義王俺答所部數十萬衆
出靈夏邊外河套之間以奉堅錯教不戕殺漢人不輕
戮部卒往來寂然至七年鎖南堅錯獻書於江陵張相
公餽以四臂觀音大士金剛結子及璫璣等異物有閤
下分付順義王蚤蚤回家我就分付他回去等語張轉

聞于上命納之俺答自此仁懦惡殺而勢亦漸衰俺答
傳黃台吉以至其子孫世世奉之不少懈萬歷十八年
火落赤又往西迎活佛遂盤踞甘涼之外廷議大舉用
兵旋以舊總督鄭範溪洛經略七鎮遣使游說火酋迄
就戎索歛所部東歸守款貢如往時豈所謂活佛者真
能活夷夏之人耶何以正德間荷非常之寵而堅不赴
召至爲虜用則數世而猶不絕意者天生異人使馴擾
虎狼安我赤子卽僭名曰佛亦無不可○元泰定間以
帝師之兄鎖南藏卜尙公主封白蘭王蓋鎖南本其姓
本朝永樂以後帝師俱承鎖南之姓以至于今

順義王

俺答款塞乞封詔封爲順義王一時稱當事者善于制虜特矧美名暗寓駕馭之旨而不知先朝已有之矣永樂七年封瓦剌馬哈木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寧王太平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順義王把禿孛羅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安樂王此三王名號亦係廟堂所矧以示羈縻而階勲爲正一品尤爲妥當使隆慶間亦冠於順義王之上則虜酋決不敢爭禮欲如代王體統以致道臣受其折辱矣

夷人市盜器

余于京師見北館伴館夫裝車其高至三丈餘皆隄
韉女真諸部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卽
瓷器一項多至數十車子初怪其輕脆何以陸行萬里
旣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叠
數十个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灑以水久之則豆
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犖确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
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初如故者始載
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蓋館夫創爲此法無所承受偶
閱周密癸辛雜識則宋宣和間艮岳取石之法亦如此
先以沙膠實填石竅其外以麻筋雜泥固之令圓日晒

極堅始用大木爲車致之舟中抵汴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蓋出朱勔父子小慧何獨鹵館夫亦暗合乃爾

冊封琉球

本朝入貢諸國惟琉球朝鮮最恭順朝廷禮之亦迥異他夷朝鮮以翰林及給事往琉球則給事爲正行人副之琉球小國最貧其隨中朝奉使者皆海上無俚游手充中軍諸名色官造船于閩先奉檄行八府指材索價云此堪桅此堪柁滿欲飽橐則又轉他郡動經數年始成其船廣不必言深亦數丈梯而下之所貯皆鹿下私

貨一至彼行禮畢其王卽遁去憚爲天使諸役所需索
且責以償物價也其往返有程在途不過半年而留閩
必四五歲奉使近臣與守土長吏未有不咸深仇者近
年夏鶴田黃門子良出使以壬寅銜命丁未復命在閩
時適福州缺守阮堅之自華以司理署篆因公事相構
撫臣徐石樓學聚又不善調停幾激大變夏還循例陞
太常少卿以海中悸疾發尋告歸不起阮亦用前事謫
去當廷遣時夏不當行而其僚有不願去者至穢詈禮
官得免夏以先上封事犯時忌遂非次用之往時曾議
置勅境上令彼國來取省費巨萬似亦可行

出使琉球得罪

刑科給事中陳傳福建人奉命使琉球道過其家未行
禮科都給事中章瑾劾傳閩人地隣琉球當避嫌乃朦
朧給內府金織衣及鈔以往上命使回治之比及反命
訊治法司比盜內府財物律當贖斬爲民上命謫戍大
同邊衛此正統間事也至嘉靖末年浙之仙居人給事
中吳時來以奉命使琉球未行疏劾嚴分宜下獄以避
遠差詭托建言訊治罪至遣戍今上辛丑省中有當使
琉球者其人亦浙之戊戌庶常也時署宗伯爲其姻家
因恨怨相詈始改遣夏子陽而浙給事至乙巳大計以

不及謫外遠差辭受益俱不免云

烏思藏

烏思藏彼國止稱烏藏入貢陸行一萬八千里始至雅州入京師彼國皆祝髮爲僧無城郭有土堆土堆內國王大臣居之長茹素披緇王無宮眷官絕妻室土堆外僧有妻孥食牛羊肉國人稱國王曰喇嘛令巴恤三五年一換將死日語羣臣曰我以某年月日生某國中父母爲某汝等依期來迎後如期死死後果生某國從脇下出三日卽能言告其父母曰我本烏藏王我死日曾語國人國人亦知來迎父母當送我還烏藏父母如其

言送來烏藏臣民如其言備寶物以迎迎至國五六月
暴長如成人卽能登壇說法往事來事無不通曉經典
自能淹貫特新王面貌不似舊王不過五年又生他國
大都多生番地番人稱曰活佛迎送必以禮國王持咒
番人不能動故極敬畏國王死不葬新王到方火舊王
骸骸中有舍利齒間有寶石其異如此第國無刑罰無
兵革無鹽亦無病無痘毒稍有病食阿魏便愈其人壽
多百歲甚至有百四五十歲者其官章飾最尙瑟瑟瑟
瑟者綠珠也婦人赭面辮髮如虜婦然飲食重茶其供
國王用牛乳爲獻犬馬牛俱極高大高至三尺一牛

能載二十人則犛牛也多經典如楞伽經至萬卷此皆
史書未載并記之云○此郭青螺司馬所紀卽得于烏
思藏僧蔣觸匝巴者然則活佛信有之且至今不絕也
匝巴以萬歷三十年入貢因留中國

紅毛夷

紅毛夷自古不通中國亦不知其國何名其地在何所
直至今上辛丑始入粵東海中因粵夷以求通貢且于
澎湖互市不許次年又至閩海時稅監高案肆毒遂許
其市易以撫按力遏而止至歲甲辰徐石樓學聚撫閩
忽有此夷船近海壩住泊時漳州海商潘秀等素商于

大泥國習與紅夷貿易且恃稅監奧主因先世于舊渚
嶼通貢市爲辭兩院仍拒絕遂罷議而通番奸商私與
互市與呂宋諸國無異距今又十五六年矣彼日習海
道而華人與貿易亦若一家恐終不能禁說者又以廣
之香山嶼夷盤踞爲戒似亦非通論也當此夷初至內
地海上官軍素不習見且狀貌服飾非向來諸島所有
亦未曉其技能輒以平日所持火器造攻之彼始以舟
中所貯相酬答第見青烟一縷此卽應手糜爛無聲迹
可尋徐徐揚帆去不折一鏃而官軍死者已無算海上
驚怖以其鬚髮通赤遂呼爲紅毛夷云次年復漂洋出

粵東迫近省會粵人謀之香山嶼諸貢夷皆云彼火器
卽精工萬無加于我曹願首挫其鋒比舢舨相接硝鉛
互發則香山夷大觔所喪失以萬計及誘之登岸焚其
舟則伎倆立窮自此相戒毋犯嶼夷因與講解議和往
來大浸聽其販鬻然終無敢以互市請者自來中國惟
重佛郎機大礮蓋正統以後始有之爲禦夷第一神器
自此夷通市遂得彼所用諸礮因倣其式并方製造卽
未能盡傳其精奧已足憑爲長城矣其人雙瞳深碧舉
體潔白如截肪不甚爲寇掠亦有俘執解京者大抵海
上諸弁誘致取賞非盡盜也近且駸駸內徙願爲天朝

用亦亘古未有之事

大西洋

利瑪竇字西泰以入貢至因留不去近以病終于邸上賜賻葬甚厚今其墓在西山往時子游京師曾與卜隣果異人也初來卽寓香山嶼學華言讀華書者凡二十年比至京已斑白矣入都時在今上庚子年塗經天津爲稅監馬堂所誰何盡留其未名之寶僅以天主像及天主母像爲獻禮部以所稱大西洋爲會典所不載難比客部久貢諸夷始量賞遣還上不聽俾從便僦居瑪竇自云其國名歐邏巴去中國不知幾千萬里今項里

諸國亦稱西洋與中國附近列于職貢而實非也今由
土士人授其學者遍宇內而金陵尤甚蓋天主之教自
是西方一種釋氏所云旁門外道亦自奇快動人若以
爲窺伺中華以待風塵之警失之遠矣○丙辰南京署
禮部侍郎沈淮給事晏文輝等同參遠夷王豐肅等以
天主教在留都煽惑愚民信從者衆且疑其佛郎機夷
種宜行驅逐得旨豐肅等送廣東撫按督令西歸其龐
迪義等曉知歷法禮部請與各官推演七政且係向化
西來亦令歸還本國至戊午十月廸義等奏曰先臣利
瑪竇等千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食大官者十七

載近見要行驅逐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如有邪謀
甘墮惡業乞聖明憐察候風歸國若寄居海嶼愈滋猜
疑望并南京等處陪臣一併寬假疏上不報聞其尙留
香山嶼中○萬歷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
監少監馬堂解進大西洋利瑪竇進貢土物并行李時
吾鄉朱文恪公以吏部右侍郎掌禮部尙書事上疏曰
會典止有瑣里國而無大西洋其真僞不可知又寄住
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
其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旣屬不經可隨身行李有神仙
骨等物夫旣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害韓愈所

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
部譯驗徑行賫給則該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
俱有不容辭者又既奉旨送部乃不赴部譯而私寓僧
舍臣不知何意也乞量給所進行李價值照各貢譯例
給與利瑪竇冠帶速令回還勿得潛住兩京與內監交
往以致別生支節且使眩惑愚民不報公諱國祚字兆
隆號養醇秀水人以太醫院籍中萬歷壬午順天鄉試
癸未進士第一人累官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傅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其在禮部請建儲
公私凡七十疏又特參鄭國泰謂本朝外戚不預政事

冊立非國泰所宜言戚臣爲側目公立朝無偏黨守至清旣卒御祭文有云忠著三朝清風百世又云生且無居歿焉能葬聞易名之典初擬文清文介爲顧秉謙所持定下謚曰文愨廷議不平乃更謚文恪云

利西泰

利西泰發願力以本教誘化華人最誹釋氏曾謂余曰君國有仲尼震旦聖人也然西狩獲麟時已死矣釋迦亦葱嶺聖人也然雙樹背痛時亦死矣安得尙有佛余不謂然亦不以爲忤性好施能緩急人人亦感其誠厚無敢負者飲啖甚健所造皆精好不權子母術而日用

優渥無窮狀因疑其工煢火之術似未必然其徒有龐
順陽名廸義亦同行其教居南中不如此君遠矣渠病
時搽擦蘇合油等物徧體云其國療病之法如是余因
悟佛經所禁香油塗身者卽此是也彼法旣以闢佛爲
主何風俗又與暗合耶利甫踰知命而卒

香山嶼

丁未年廣東番禺舉人盧廷龍請盡逐香山嶼夷仍歸
濠鏡故地時朝議以事多窒礙寢閣不行蓋其時嶼夷
擅立城垣聚集海外雜沓住居吏其土者皆莫敢詰甚
有利其寶貨伴禁而陰許之者時督兩廣者戴燿也又

七年甲寅則督臣爲張鳴岡疏言嶼夷近狀謂嶼中私畜倭奴且私築牆垣抗殺官兵倭已有妻子廬舍今不亡一矢逐名取船押送出境數十年嶼中之患一旦祛除惟倭去而夷留議者有謂必盡驅逐須大兵臨之以弭外憂有謂濠鏡內地不容盤踞令移出浪白外洋就船貿易以消內患然濠鏡地在香山官兵環守彼日夕所需咸仰給于我一懷異志卽扼其喉不血刃而制其死命若移出浪白大海茫茫無涯番船往來何從盤詰奸徒接濟何從堵截勾倭釀釁莫可問矣若以爲非我族類必拔而去之此在廟堂斷而行之耳蓋其說與盧

廷龍疏枘鑿之極或者彼中情形實實如此此與河套一議正同當世宗時以爲安邊第一要着今日談虜事者以爲套不可復亦不宜復其說甚辨蓋疆圉多故時異勢殊不可執泥隅見今嶼夷安堵亦不聞蠢動也

朝鮮國詩文

朝鮮俗最崇詩文亦舉鄉會試其來朝貢陪臣多大僚稱議政者卽宰相必有一御史監之皆妙選文學著稱者充使介至闕必收買圖籍偶欲弇州四部藁書肆故靳之增價至十倍其篤好如此天朝使其國以一翰林一給事往欲行者卽乘四牡彼國濡毫以待唱和我之

銜命者才或以遜之前輩一二北扉遭其姍侮非一大
爲皇華之辱此後似宜遴擇而使勿爲元菟四郡人所
笑可也

外國王儀仗

淳泥國王之來朝也上賜以儀仗用銀交椅銀水盆銀
水罐白羅銷金繖扇金裝鞍馬二又賜錦綺衣下逮王
妃弟妹陪臣其冠服男子皆如中國惟女服從其俗又
命朝見親王一如公侯大臣禮蓋儀仗稍亞于尙師哈
立麻而稠繆則過之至于朝謁朱邸亦同羣臣賢于漢
之位在諸侯王上遠矣

野獲編卷二十終

野獲編

卷二十

罕

扶荔山房